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

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後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台則去亦不淹以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由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孟子反覆蓋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

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

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

色者名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

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說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沂清米也不及於野惡速也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

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者之有殺

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

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挽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細也合三德而不挽也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智聲言則巧也聖聲言則

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申非

爾力也智聲言則巧也聖聲言則力也爾力也智聲言則巧也聖聲言則

幾而不可及也此思改其手用乃意乃能中也疏孟子曰伯

助者爾之也此思改其手用乃意乃能中也疏孟子曰伯

力也一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

增也什尼天高不可階他人立陵猶可踰所謂小阿而文異

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清夫教已說

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察其身不

欲以亂色留於明發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

頹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

有立其剛志也問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彼而為寬博變

淺薄而為醇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

速但清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速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

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一和而不至下惠一
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上於一偏未得其全也
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有
弊不得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已
成者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而寡退而伊尹所以如是而已
天下為已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
如是俯身而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庸下惠所以
夷之弊而救之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庸下惠所以
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謂為聖者耶雖然孟子取為三
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
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下惠
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
時為言以講時然則無可無不則故謂之集其大成也言集
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故取金聲玉振而論之也言集
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全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
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
而不能和而下惠能和不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
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
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能清能任能

且任在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元隆殺又能
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
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
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
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有力
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有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伊尹伊
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
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
者也能清能任能如是聖人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
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揆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
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
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義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
註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嫁齊之
母陳大夫世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終之者無不惑
陳靈公與夫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發失朝政橫野遂殺靈
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此
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註伯夷清伊尹任下
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北宮綺問曰周室班爵
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祿也如之何共官銜衛人班列也問周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言侯

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

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略也言喜聞其大綱也

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以下列尊卑之分凡五等也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二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詳侯法天子亦有三等從君一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

四等土地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方百里象雷

震也小者能持達於天子因太國以各通曰附庸也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視也天子之卿大夫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

祿卿祿以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一分之一也大夫祿二分

之一也中士轉相倍無人在官者未命為次國地方

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

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

公一位

侯一位

伯一位

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

一位卿

一位大夫

一位士

二位中士

一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

曰附庸

此四等土地

等差也

天子封畿

千里諸方

百里象雷

震也小者

能持達於

天子因太國

以各通曰

附庸也天子

之卿受地

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

視子男視

也天子之

卿大夫大

國地方百

里君十卿

祿卿祿以

大夫大夫

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

耕也公侯

之國為大

國卿祿居

於君祿一

分之一也

大夫祿二

分之一也

中士轉相

倍無人在

官者未命

為次國地

方七十

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

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

耕也伯為

次國大夫

祿君小國

地祿祿三

分之一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方五十里君十御祿御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天祿耕者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田

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

等差曰農夫有上中下六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作史

除吏疏比官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

也略死言其大綱以答甘宮錡之問也此宮錡問曰周室班爵

祿也如之何者甘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

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問也至嘗聞其略也

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問諸侯放恣增惡其法

度有妨於已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制也

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

五人以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

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下侯於外以

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

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

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士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

以正與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

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目道焉

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

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

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士地之等

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

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制地方廣千里蓋不廣千里則

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

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不凡四

五元十上

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
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備則謂之附
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
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
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
國云王之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視五命之
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視五命之
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
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
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
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君祿十分之一也而所居之祿
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君祿四分之一也大夫
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為君祿二分之一
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者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
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
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口足以代其耕矣次國
地方二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
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
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祿足以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而百畝之田加以是為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
養其九口上則食八人中食六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
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
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休吏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死六等殆與孟子不
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死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
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蓋祿以田為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
主王制王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
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
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
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
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
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率

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七十之國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末聞矣是宜孟
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註公侯之國為大
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為小國
至二分之二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
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十凡三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立小國三十公也立次國六
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立小國三十公也立次國六
十十六鄉也立小國百三十六少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
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名立一州此毅制也周公
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上七四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九也
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
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
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
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又封方四等之數并四十
六一州一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
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
也又云大國三鄉皆命於天子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鄉二鄉命於天子一鄉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小國二鄉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
男而又有大匡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遠二十里
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三十里之
遠九里之郊三里之宮一里之城以成爲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
里之遠三里之宮一里之城以成爲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
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
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鄉之祿而已自鄉以下至於士其
祿各相殺以一此鄉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次國大夫居鄉祿三
四分之三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一次國大夫居鄉祿三分
之一小國大夫居鄉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
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註獲得也一夫一婦佃
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
產以六天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
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
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
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八不同其說是矣
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中人食七人中人食六
人下農夫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
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以食人之衆寡此所

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土農夫食九人上地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

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

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買貴勢兄弟兄弟

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以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襄牧

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

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

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

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

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下故不飽敬賢也故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

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

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其舜之所設更送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用下

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尊賢

其義一也下敬上曰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疏萬章問曰至其

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取問友者是萬

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誠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揆戴年長又不揆戴其貴勢抑又不揆戴其兄弟有富

貴者而友朋友也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存揆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

魯鄉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故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

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

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樂己之道而志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己之道而志

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

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

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

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巨職

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

之禮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

其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夫

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夫

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官堯亦就副官而

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

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

夫云甥者蓋堯為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

萬章問

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為友是謂貴其實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其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鬬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註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

孟子

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

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孟子曰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今尊者

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

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何邪

矣

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曰

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

也於今為列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

康叔封越干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獲畝強

也君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

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與作將比地

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

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有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

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

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由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

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
猶可為况受其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
賜而不可也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事道與萬
問孔子之仕非曰事道也者做事行其道事道與萬
欲事行其道與

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

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曰為之兆也兆是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台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北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

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孔子有見行可

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

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疏萬章問曰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善辭命不忍

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又答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
而取于貨皆然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眾民無有不惡
之也如此者是不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
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受夏之天下周受之天下而受其
不辭也無佗以其夏桀惡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所
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
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謂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
也萬章又曰公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
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
子以為後如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
以為後如有王者與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
待教之其不政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政者也夫所謂
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如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
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為盜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
者吳為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
謂今之諸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
罰薄稅歛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之
諸侯猶尊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者異矣然
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子答之此百孔子

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
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焉可為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
也言此者但有道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曰事道也孟子言如此則長孔子
為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四
是欲行其道也事道與萬章曰事道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四
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其孔子
之食供薄正孟子又答之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其孔子
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祭器所以獵較
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野禽獸而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
而供簿正其祭器而孔子必以四方之野禽獸而供簿正祭器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之禮所以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
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
問曰言孔子既仁於衰世不可立下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
不去而莫仕也曰獵較者以其假也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
所以不去而莫仕也曰獵較者以其假也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
獵較為兆既足以行聘之矣而君乃一國得終三年竟留而
也如此是以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
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也

小九百八
孟子卷下

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
周道遊往觀終日急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
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魚之南屯地桓子喟然嘆
曰夫予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也子有見行可之仕也
其見既行之後乃且重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也
季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
家又云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我旅之事後又問陳於
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
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
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靈公為公養之仕
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
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於衛靈公也據春秋年
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居魯得祿終何對曰奉粟六萬衛
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孔子亦去衛是則孔子於
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
接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
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

萬章下

公即仕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出之四十二年衛
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註康尚書篇名周公成
成王封康叔○正義曰宋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叔內國名
叔封字也云殺賊人于貨賢不畏死凡氏罔弗勳註云殺人
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賢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
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註諸侯滅國五十
○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此勝文公之篇說焉○註魯
卿季桓子乘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
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
養孔子不如何據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也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時乎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也

富居貧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女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

辭尊富者女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

權之也或曰折行夜所擊孔子學為委吏矣曰會計

木也傳曰魯擊折間於郊孔子學為委吏矣曰會計

當田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生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之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

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巳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

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

不行為己之取是以君疏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

子祿仕者不處大位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取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

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仕者

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

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公釁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

亦有時乎為養也然以孟子於山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

且之喻故因言為仕而帶言之所以於下又不復叙之而

獨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言不苟貧但免其不食夕不

食飢餓不能出門口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

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

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

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

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

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開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

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

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

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

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

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

此遂因言之曰如位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

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也孔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皆此之謂也○註

親老而仕至要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

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註傳曰魯擊柝間

於邦○正義曰已說在叙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

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

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

彼茁者葭註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

高章下

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萬

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曰受

之孟子曰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曰不敢也孟子曰士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僕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專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內子思以君命道

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磨也磨使者出大門之

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僕似子思名也

責君之不德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

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悅賢不能舉又不能優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

侯於所託之國也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

士窮而無祿君餽

萬章曰受

之何義也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

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孟子曰士

有職事者可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

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軛更以君命將之也

曰繆公

曰君命道

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磨也磨使者出大門之

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僕似子思名也

責君之不德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

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悅賢不能舉又不能優

養終竟之豈可

孟

士

萬

曰

之

固

則

曰

常

曰

之

標

曰

故

外

責

使

養

謂

謂養矣萬章問國君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爾亟拜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

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疏萬章曰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之為不舉不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刺繆公之不國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重非禮也昔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曰道也而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問受之是問

萬章問國君

養賢之法也

將者行也

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爾亟拜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

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之為不舉不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刺繆公之不國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重非禮也昔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曰道也而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問受之是問

萬章問國君

養賢之法也

將者行也

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爾亟拜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

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之為不舉不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刺繆公之不國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重非禮也昔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曰道也而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問受之是問

萬章問國君

養賢之法也

將者行也

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爾亟拜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

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之為不舉不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刺繆公之不國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重非禮也昔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曰道也而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問受之是問

萬章問國君

養賢之法也

將者行也

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爾亟拜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

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之為不舉不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刺繆公之不國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重非禮也昔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曰道也而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賜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問受之是問

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

總公亟見於子思曰

古千乘之國以友上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交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交子思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魯公欲友子思

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昔云夕之邪而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及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章亦不可友况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亡士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於

曰敢問招虞人之何以

問招虞人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旌

當何用也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

因章曰旃旃旌有鉞者旌註旌首者者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

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

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

閉如閉禮也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低正矢直視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別之以節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

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非與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

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

之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往者也萬章曰敢問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

庶之人如庶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

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

國附庸之君執黃鳩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贄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無人往就其役事

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

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

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

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

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

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為多聞又為其

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

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

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

疏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萬章曰至召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
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
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
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
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
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
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
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
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
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
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
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
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
○註賀執雉之篇○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註孟子曰至首
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
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真人以皮弁者皮弁
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旒折羽為
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折羽皆五采繫之於
旌旒之上所謂註旌於首是也○註詩小雅至善道也○正

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亦是詩故云
東註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仿
後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均之無怨也○
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
顯之側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又也箋云羣
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此云伊尹二聘而
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伊尹也云伊尹兩耦耕接輿
梓在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註云伊尹也伊尹耦者
耦廣五寸二耦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
常乃被髮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補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三六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德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

者猶恐未知古之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

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

其善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

可方也所又當論其人斷居之世如何百能以此乃其尚友

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發當時之人尚方也此

云無方不加已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卿之問也

曰獨不同立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

王勃然變乎色王問此言愠怒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

王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後問

曰臣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與外之卿諫君不從

之也疏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澤忠

御有異姓有貴之也三曰請問貴戚之知宣王又問貴戚
之御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諍則諫諍詩以至反覆數諫君不
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問
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
不助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以問
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御宣
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止以無驚恐然後又問
其異姓之御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諫而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諍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
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諫之而
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莘
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
有是而告齊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下

